

我心底的力量



◆ 文 / 趙有誠 臺北慈濟醫院院長

一九七四年，十大建設開始的第二年，我進入了醫學院。在臺灣經濟即將起飛的年代，能成為一位醫師是許多人的夢想，不過，入學後一開始的基礎醫學課程，許多內容需要背誦，讀起來沉重又乏味；等到進入臨床課程才感覺醫學其實非常生動。而直到當了實習醫師在醫院與病人互動之後，我才真正喜愛上醫師這個行業。

早年的醫病關係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，病人將生命託付給醫師，醫護用心日夜守護，不論結果如何，家屬都感恩與善解。那個年代沒有醫師、護理師在計較照顧了幾個病人，自己有多久沒有好好睡覺了，更不會抱怨只有加班沒有放假。大家為了病人，也為了醫療職業的使命感，即使身體疲累心中都還有那分榮耀感；所以病人超多時，還暗中歡喜自己是多麼地受人信賴。

很慶幸，我的醫師人格養成，還是在那個美好的年代；而過去三十多年行醫的經驗，讓腦海中時時縈繞著溫馨的醫病故事。

還記得近二十年前，一位嬌小的少婦因為胃痛求診，我替她安排胃鏡檢查，很意外的發現胃的底部長了胃癌，必須立刻請外科切除。她和先生都很訝異，她那麼年輕怎麼會罹癌呢？但她還是聽從我的建議做了胃部切除，術後還必須每個月接受化學治療，落盡了一頭秀髮。每個月回診時，蒼白虛弱的她坐在診療椅上更顯瘦小，不過她總是默默的微笑，由她先生代為發問。

為了貼近我說話，先生總是彎下高大的身軀蹲在我面前，重覆的懇求說：「我太太對我很重要，醫師請您一定要醫好她，她要替我照顧小女兒，還要替我煮飯、洗衣服，我不能沒有她哦！」六個月的化療終於結束，少婦又長出了黑髮。爾後就是定時追蹤，確定癌症沒有復發。

每半年一次坐在我面前的診療椅上，她依然微笑少言，她的先生也依例蹲在她身旁，憐惜著太太，一面懇求我一定要照顧好他最珍愛的妻子。年復一年，每次檢查證明一切平安，他們就會安心

的相視而笑，而我也鬆一口大氣，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小女兒，高大的先生又如此依賴著他嬌小的妻子。

某一年複檢的日子又到了，年輕婦人依約來診，卻是由一位陌生的鄰居婦人陪同，仔細問診後，我也依例安排了後續超音波及胃鏡的檢查時間，在她起身離開前，我隨口問道：「怎麼先生這回沒有陪妳？」她傷心的轉身趴在鄰居懷裡，低聲哭了起來，原來先生以夜間開計程車為生，某天清晨她開門時發現先生已在家門外往生，警察相驗判定無他殺嫌疑，就這樣一個無常，她成了單親媽媽。

往後的日子裡，追蹤的時間只須一年一次，不過每次檢查我都特別用心，特別仔細，彷彿她的先生還蹲在我面前叮嚀一般。她依然微笑寡言，問一句答一句，陪她來的小女兒每年都長高了一些，就這樣，也將近二十年的光陰飛逝了。

二〇〇八年，我轉換跑道至臺北慈濟醫院任職，來不及一一通知以前的病人，不過拜資訊發達之賜，她的女兒在網路上又找到了我。再見面門診時，女兒還抱了一個小孫子，我對婦人說：「好像阿公哦，你做年輕阿嬤了！」我們彼此會心一笑，他的先生似乎一直蹲在我們心裡。

許許多多動人的醫病故事，就這樣默默地常駐在我心底，鼓勵著我、支持著我，永保醫師初發心的力量。

醫學不斷在追求如何造福人類免於痛

苦，新的理論，新的藥物，新的器械，新的手術方式，讓許多過去無法治療的疾病豁然而癒，許多要受折磨的狀況，已可「重業輕報」。然而，肉身之軀難免老、病，總有身體的某一部份率先崩壞，因此世間不能沒有醫護菩薩。

本期的〈封面故事〉為臺北慈院泌尿科內視鏡新療法。泌尿系統運作順暢時，不覺它的重要。曾有病患受尿道阻塞之苦，只進不出、腹脹腳腫、心肺積水，後來描述疏通的那個剎那，暢快無比、難以言喻。有人頻尿、失禁、夜夜難眠的尷尬無奈，團體社交活動變成畏途，生活步調全都變質。也有尿路結石卡住，突發絞痛，全身冷汗、坐立難熬急診求救，終身難忘。有人如廁排尿全呈血色，膀胱灼痛，會陰緊張，噴嚏濕褲……，還好都有泌尿科醫師能一一救治，終於妙手回春，使能「收放自如」。

外科醫師近來不斷精進微創手術，讓以前長長的傷口，減少成幾個小孔，甚至單孔近乎無痕。其目的無不就是免除病患術後疼痛，使能早日恢復健康，再度貢獻社會。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是證嚴上人期待醫療的最高境界，尊重每一個生命，尊重能發揮良能的機緣，尊重自己的天職；愛每一位將生命託付的病人，愛夥伴如家人，愛貧苦無依，孤老殘缺，弱勢眾生，更愛日日教誨我們正知正見，啟發我們慈悲智慧的上人。🌱